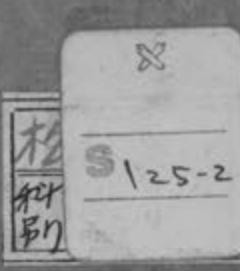


證治準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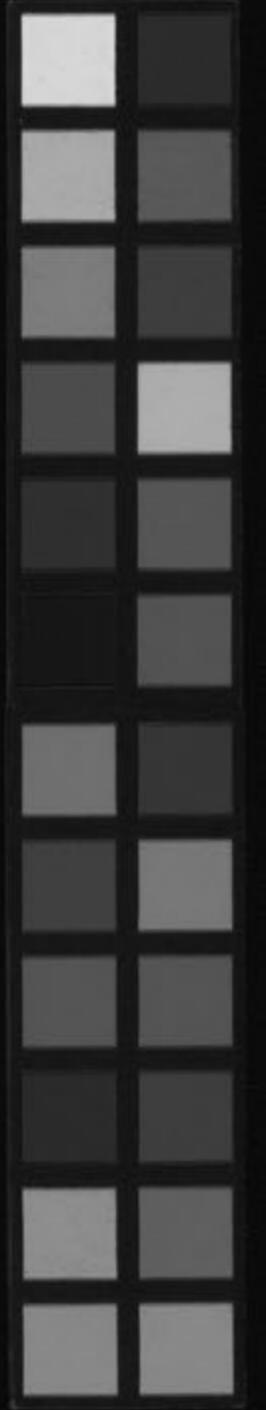
之二



F
シ-109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請氣
痞胸痹
水腫
水脹總論

證治準繩第二冊自錄

諸氣門

諸氣

痞胸痺

水腫

積聚

咳嗽肺痡

短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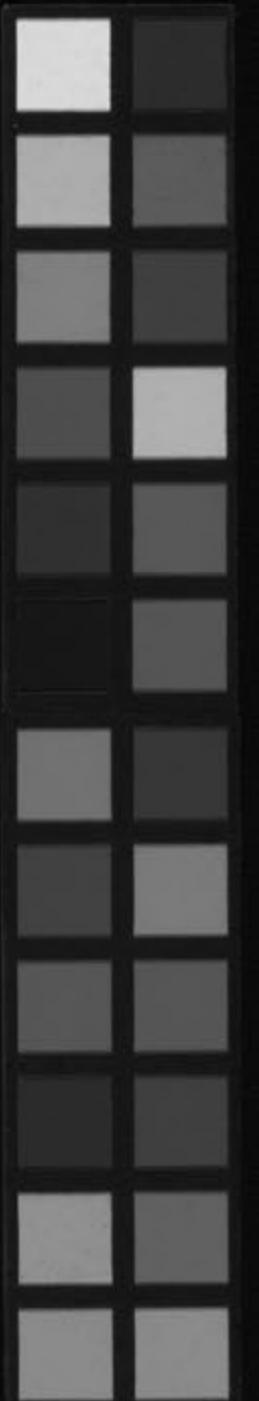
喘哮

少氣



富士川文庫
1941

490.9
Sh-14
No. 3667
18 S 125



證治準繩第二冊

金壇王肯堂輯

諸氣

經云諸痛皆因於氣，百病皆生於氣。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熱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也。按子和云：天地之氣常則安，變則病。而況人稟天地之氣，五運迭侵於外，七情交戰於中，是以聖人齊氣如持至寶，庸人役物而反傷太

和此軒岐所以論諸痛皆因於氣百病皆生於氣遂有九氣不同之說氣本一也因所觸而爲九怒喜悲恐寒熱驚思勞也蓋怒氣逆甚則嘔血及餐泄故氣逆上矣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嘔血及餐泄也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逆逆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熱則腠理開

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嘗考其爲病之詳變化多端如怒氣所至爲嘔血爲餐泄爲煎厥爲薄厥爲陽厥爲胸滿脇痛食則氣逆而不下爲喘渴煩心爲消癥爲肥氣爲目暴盲耳暴閉筋緩發於外爲癰疽喜氣所至爲笑不休爲毛革焦爲內病爲陽氣不收甚則爲狂悲氣所至爲陰縮

爲筋攣，爲肌痺，爲脉痿，男爲數溲血，女爲血崩。
爲酸鼻，辛頰爲目昏，爲少氣，不能報息，爲泣。則
脅麻，恐氣所至，爲破胸脫肉，爲骨瘦瘻厥。
厥爲暴下綠水，爲面熱膚急，爲陰痿，爲懼，而脫願，驚氣。
所至爲潮涎，爲目蒙，爲口咷，爲癰癧，爲不省人。
爲僵仆，久則爲瘡痺，勞氣所至，爲嗌噎病，爲喘促。
爲嗽血，爲腰痛骨痠，爲肺鳴，爲高骨壞，爲陰痿，
爲唾血，爲冥日視，爲耳閉，男爲少精，女爲不月衰甚，則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思氣

所至，爲不眠，爲嗜卧，爲昏聶，爲中痞，三焦閉塞，
爲咽嗌不利，爲膽痺嘔苦，爲筋痿，爲白淫，爲得後，與氣快然如衰，爲不嗜食，寒氣所至，爲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下利清白。云 热氣所至，
爲喘嘔吐酸，暴注下迫。云 竊又稽之，內經治法，
但以五行相勝之理，互相爲治，如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并於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喜則氣并於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悲則

氣并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並於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並於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受熱則陽受病，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熱傷氣，氣屬陽，熱勝寒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數者更相爲治。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譖浪穢狎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追逮死亡之言怖之，怒可

以治思，以汚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彼志，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詐謫怪無所不至，然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視聽。若胸中無才器之人亦不敢用此法也。熱可以治寒，寒可以治熱，逸可以治勞，習可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夫驚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習見習聞，則不驚矣。如丹溪先生治一女子，許婚後，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卧如癡，他無所病，但向裏牀坐，此思想氣結也。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

令其怒脾主思過，思則脾氣結而不食，怒屬肝木，怒則木氣升發而衝開脾氣矣。因激之大怒而哭至二時許令解之與藥一貼卽求食矣然其病雖愈必得喜方已乃給以夫回既而果然病不舉又如子和治一婦人久思而不眠令觸其怒婦果怒是夕困睡捷於影響惟勞而氣耗恐而氣奪者爲難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又聞莊先生治喜勞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脉爲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後卽愈矣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玄

關者也凡此之類內經自有治法庸工廢而不行亦已久矣幸河間子和丹溪數先生出而其理始明後之學者宜知所從事丹溪云冷氣滯氣逆氣皆是肺受火邪氣得炎上之化有升無降熏蒸清道甚而轉成劇病局方類用辛香燥熱之劑以火濟火咎將誰執氣無補法世俗之言也以其爲病痞悶壅塞似難於補不思正氣虛者不能運行邪滯著而不出所以爲病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者而成病苟或氣怯

不用補法，氣何由行？氣屬陽，無寒之理。上升之氣覺惡寒者，亢則害承，乃制也。氣有餘，便是火。冷生氣者，高陽生之謬言也。自覺冷氣，自下而上者，非真冷也。蓋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上。其熱爲甚，火極似水，陽亢陰微也。按河間論氣爲陽，而主輕微，諸所動亂勞傷，乃陽火之化神狂氣亂而病熱矣。又云五志過極，皆爲火也。而其治法獨得言外之意，凡見喜怒悲恐之訛，皆以平心火爲主。至於勞者，傷於動，動便屬陽，驚者，駭於心，心便屬火。二者必以平心火爲主。俗醫不達此者，遂有寒涼之謬。氣鬱用香附，蒼术撫芎。調氣用木香，然

味等氣能上升，如氣鬱而不達，固宜用之。若陰火衝上，而用之，則反助火邪矣。故必用黃柏知母，而少用木香佐之。氣從左邊起者，肝火也。氣刺痛，皆屬火，當降火藥中加枳殼、破滯氣，用枳殼，枳殼能損至高之氣。二三服即止。恐傷真氣，氣實者可服。實熱在內，相火上衝，有如氣滯，用知母、黃柏、芩連。陰虛氣滯，用四物以補益。因寒氣鬱，不舒伸，而痛者，木香調達之。憂而痰氣，香附五錢，瓜蔓一兩，貝母、山楂。

各三錢半夏一兩 穀受素壯而氣刺痛用枳
殼烏藥 因死血而痛者桃仁紅花歸頭解
五藏結氣益少陰經血用梔子炒黑爲末入湯
同煎飲之其効 河間云婦人性執故氣疾爲
多宜正氣天香湯先導之 戴復菴云七氣致
病雖本一氣而所以爲氣者隨症而變三因方
論最詳喜怒憂患悲恐驚謂之七氣有痰在咽
喉間如綿絮相似咯不出咽不下並宜四七湯
未效進丁沈透膈湯者內有熱不宜審知是思慮過度

宜四七湯去茯苓加半夏人參首蒲審知是盛
怒成疾面色青黃或兩脇脹滿宜調氣散或四
七湯加枳殼木香各半錢因驚恐得疾心下怔
忡者見驚悸門 脉滑者多血少氣澀者少血
多氣大者血氣俱多小者血氣俱少下手脈沉
便知是氣其或沉滑氣兼痰飲 脉弦軟或虛
大虛滑微弱飲食不節勞傷過度精神倦怠四肢
困乏之法當補益補中益氣湯調中益氣湯十
全大補湯夏月清暑益氣湯四君四物之類加

減大脉結澀或沉弦急疾收斂四肢腹脇腰膝
間牽引疼痛不能轉側皆由七情鬱滯脾門傷
損謹察病原隨證疎導三因七氣湯流氣飲子
大七氣湯蘇子降氣湯化氣散四磨湯大玄胡
湯選用。脈沉滑氣兼瘀飲者二陳湯桔梗半
夏湯四七湯枳殼烏藥紫蘇大腹皮桑白皮之
類隨證加減。

鬱

六元正紀大論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叢
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
其畏也所謂瀉之。王安道曰木鬱達之五句
治鬱之法也調其氣一句治鬱之餘法也過者
折之三句調氣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爲病
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擴而充之則未嘗不可
也且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鬱鬱者滯而不通
之義或因所乘而爲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

鬱皆鬱也。豈惟五運之變，能使之然哉？鬱既非五運之變，可拘則達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固可擴焉而充之矣。木鬱達之，達者通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胠脇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爲餐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爲餐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條達，爲木鬱達之東垣，謂食塞胸中食爲

坤土，胸爲金位，金主殺伐，與坤土俱在於上，而旺於天，金能生木，故肝木生發之氣，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此木鬱達之也。竊意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爲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歟？則瀉肺氣，舉肝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爲脾胃濁氣下流，而小陽清氣不升，歟？則益胃升陽可也。不必吐也。雖然，木鬱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總該達字，則是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乎？

哉至於東垣所謂食塞肺分爲金與土旺於上而克木又不能使入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傷而後能也且爲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反爲木鬱而施治非爲食傷而施治矣夫食塞胸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之義耳恐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汨之也火鬱發之發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熱怫鬱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於內非苦

寒降沈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凡此之類皆發之之法也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熱入胃用酸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內甚其人壯氣實者則攻下之其或勢盛而不能頓除者則劫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爲痢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此之類皆奪之之法也金鬱泄之泄者滲泄而利小便

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爲腎水上原金受火燥其令不行原鬱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氣贍滿胸憑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類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謂滲泄解表利小便爲金鬱泄之。夫滲泄利小便固爲泄金鬱矣。其解表二字莫曉。其意得非以入之皮毛屬肺其受邪爲金鬱而解表爲泄之乎？竊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木鬱肉病便是上鬱耶？此二字未當於理。今刪去且解表間於

滲泄利小便之中是滲泄利小便爲二治矣。若以滲泄爲滋肺生水以利小便爲直治膀胱則直治膀胱既責不在肺何爲金鬱乎？是亦不通。故予易之曰滲泄而利小便也水鬱折之折者制禦也伐而挫之也漸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淫溢而滲道以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則用

泄水之藥以伐而挫之或去菀陳莝開鬼閨潔淨府三治備舉迭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制其衝逆正欲折挫其氾濫之勢也夫實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二治者廣略而決勝也守也攻也廣略也雖俱爲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虛實久近淺深雜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傾踣者寡矣且夫五鬱之病固有法以治之矣然邪氣久客正氣必損今邪氣雖去正氣豈能遽平哉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位復其常於治鬱

之餘則猶未足以盡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木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於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之所惡故曰所謂瀉之王氏以酸瀉腎酸瀉肝之類爲說未盡厥旨雖然自調其氣以下蓋經之本旨故予推其義如此若擴充爲應變之用則

不必盡然也。丹溪言：「六氣」血濕熱痰食也。氣鬱、胸脇痛、脈沈而濶，宜香附、蒼术、撫芎。濕鬱、週身走痛，或關節痛，遇陰寒則發，其脉沈細，宜蒼术、川芎、白芷、茯苓。熟鬱、目瞀、小便赤，其脉沈數，宜山梔青黛香附、蒼术、撫芎。瘀鬱、動則喘、寸口脉沈滑，宜海右香附、南星、瓜蔓仁。血鬱、四肢無力，能食便紅，其脉乳宜桃仁、紅花、青黛、川芎、香附。食鬱、噯酸腹滿，不能食，右寸脉緊盛，宜香附、蒼术、山梔、神曲、鍼砂。右

諸鬱藥春加防風，夏加苦參，秋冬加吳茱萸。
蒼术、撫芎，總解諸鬱。凡鬱皆在中焦，以蒼术撫芎開提其氣，以升之。假令食在氣上，氣升則食自除矣。餘倣此。或問方論分門，敘證未嘗有鬱病之名，今出六鬱之藥，何也？曰：夫人氣之變，一如天地六淫而分之，故鬱者，燥淫爲病之別稱也。燥乃陽明，秋金之位化經曰：「金木者生成之終始，又曰：木氣之下，金氣乘之，蓋物之化從於生物之成，從於殺造化之道，於生殺之氣。」

未始相離猶權衡之不可輕重也生之重殺之輕則氣殫散而不收殺之重生之輕則氣斂澀而不通是謂鬱矣鬱有外邪內傷外邪者內經有六氣五運勝克之鬱內應乎人氣而生病者是也用五鬱而治木鬱者達之火鬱者發之水鬱者折之土鬱者奪之金鬱者泄之內傷者人之天真與穀氣併分布五藏名五陽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氣也各司一藏而金木則統爲生殺之紀綱以其五陽又復相通移五五二十五陽

於是二藏一十五氣各有生長化收藏之用雖各自爲之用然必歸於肺肺屬金主氣分陰陽其化燥其變慾澀慾澀則傷其分布之政不惟生氣不得升而收氣亦不得降故經曰逆秋氣則大陰不收肺氣焦滿又曰諸氣怫鬱皆屬於肺此之謂也今觀此集所云鬱病多在中焦及六鬱凡例之藥誠得其要矣中焦者脾胃也水穀之海法天地生萬物體乾健之化具坤靜之德五性備而沖和之氣五藏六府皆稟之以爲主

禁衛由穀氣之精悍所化天真亦由穀氣而充
大東垣所謂人身之清氣榮氣運氣衛氣春升
之氣皆胃氣之別稱然而諸氣豈盡是胃氣者
哉乃因胃氣以資其生故也脾胃居中肺在
上腎肝在下凡有六淫七情勞役妄動上下所
屬之藏氣致虛實勝克之變過於中者而中氣
則當先是故四藏一有不平則中氣不得其和
而先鬱矣更有因飲食失節停積痰飲寒溫不
適所脾胃自受所以中焦致鬱之多也今以其

藥兼升降而用之者蓋欲升之必先降之而後
得以升也欲降之必先升之而後得以降也老
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其蒼朮足陽明藥
也氣味雄壯辛烈強胃強脾開發水穀氣其功
最大香附陰血中快氣藥也下氣最速一升一
降以散其鬱撫勞者足厥陰直達三焦俾生發
之氣上至頭目下抵血海通躡陰陽氣血之使
者也然用此不專開中焦而已其胃主行氣於
三陽脾主行氣於三陰脾胃既布水穀之氣行

縱是二陰二陽各藏府自受其燥金之鬱者亦必因胃氣可得而通矣。太真等氣之不達亦必可得而伸矣。況蒼朮尤能徑入諸經，踈泄陽明之濕，通行斂瀝者也。觀此六鬱藥之凡例，其升降消導皆因內經變而致殆。將於受病未深者設也。若或氣耗血衰，津液枯竭病已入深寧復令人守此，不從病機大要治法以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者哉？不然如前條中風傷寒外邪者尚分虛實論治何。

乃鬱病屬內傷，多者反不分之乎？先生之意當不正是集書者不能備其辭也。曰：子言鬱乃燥淫之別稱，劉河間則又以佛鬱屬熱者何？也曰：燥之爲氣有涼有熱而燥者，秋風氣至，大涼革候，肅殺堅勁生氣不揚，草木斂容，人物之象一也在人身，則腠理閉塞中外，澀滯氣液皆不滑澤，是以原病式敘諸瀝枯涸乾勁皴揭者，在燥淫條下，從化何如？內經有之少陰少陽，熱火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寄河間，又謂六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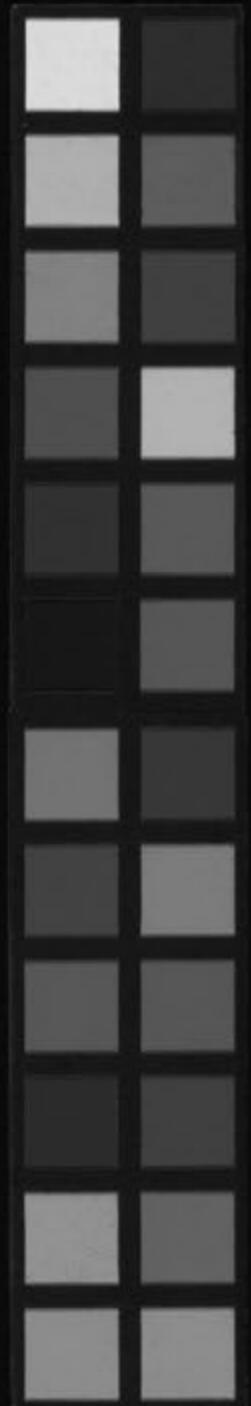
不必一氣獨爲病，氣有相兼或風熱勝濕成燥
澀者或肺受火熱致金衰耗津而燥者或火熱
亢極兼賊鬼水化反閉塞而燥者或因寒邪外
閉腠理陽氣鬱而成燥其病在外甚亦入內或
口食生冷陽氣內鬱而成燥熱者其病在肉裡
甚亦在外或兼于濕者濕主於否因致怫鬱成
熱以燥者或兼風者因熱傷肺金不能平木而
生風勝濕而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燥
之從化者其此之謂歟至於論鬱之爲病外在

六經九竅四屬內在五藏六府大而中風暴病
暴死顛狂勞瘵消渴等疾小而百病莫不由是
氣液不能宣通之所致治鬱之法有中外四氣
之異在表者汗之在內者下之兼風者散之熱
微者寒以和之熱甚者瀉陽救水養液潤燥補
之已衰之陰兼濕者審其濕之太過不及猶王
之旱澇也寒濕之勝則以苦燥之以辛溫之不
及而燥熱者則以辛潤之以寒調之大抵須得
仲景之法治之要各守其經氣而勿違然方論

止敍風寒濕熱四氣之病，無燥火二淫之故。殆是從四時令氣之傷人者於秋，不言傷其燥而乃曰傷其濕者，爲相火代君火行令於暑，故止言熱而不言火。夫如是，之天氣合四時者尚不能明，況能推究人以一氣之變亦如天氣六淫之分者乎？且人氣之燥火二淫常通貫於風寒濕熱病中，尤多於四氣之相移也。何以言之？在病之衝逆奔迫，即屬之火氣液不得通，即屬之燥。其火遊行於五者之間，今不以爲言，尚不可。

也抑夫燥者正屬五行金氣所化，而亦捨之此何理焉？及觀其所立氣門，多是二淫之病可見，其不識人氣有六化六變之道，宜平其治氣病之法無端緒矣。

診 鬱脉多沉伏，鬱在上則見于寸，鬱在中則見于關，鬱在下則見于尺。鬱脉或促或結或澀，滑伯仁云：氣血食積痰飲一有留滯于其間，則脉必因之而止澀矣。但當求其有神所謂神者，胃氣也。



現厥之因之而生焉矣則其氣不轉而留而
聚也由是而其氣益食於外者也則其氣不
異于闊也不異于久也則其氣留於外者亦
同於其氣之不外者也則其氣不外者亦同於
其去無時矣

其不端入承門六步未變其氣也其氣也
而變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
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其氣也

宿 脹 在 腹 中 脹 有 丹 胸 痘

痞 在 心 下 痞 无 形

內 附

或問痞屬何藏邪屬何氣曰嘗考之內經有陽
明之復心痛痞滿者注以清甚於內熱鬱於外
太陽之復心胃生寒心痛痞悶者注以心氣內
燔備化之紀病痞甲監之紀留滿痞塞太陰所
至爲積飲否隔注皆以陰勝陽也由是觀之則
是受病之藏者心與脾也因而怫鬱壅塞不通
爲痞者火與濕也其論致病所由之邪則不可
一言而盡太氣之六淫外感人氣之五邪相乘

陰陽之偏負飲食七情之過節皆足以亂其火土之氣蓋心陽火也生血脾陰土也生濕凡傷其陽則火怫鬱而血凝傷其陰則土壅塞而濕聚二藏之病相去不離方亦間至於陰陽之分施治之法便不可同也何則金匱要略水病篇謂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者二十條同是語也但一條之上有氣分二字用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治爲水寒之邪閉結氣海之陽不布榮衛不行一條用枳木湯爲中

焦水停土壅故也又胸痺篇云胸痺心下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一證列二方原其意蓋是留氣結在胸爲重者便須補中又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傷寒論中有謂病人手足厥冷脉作緊邪結在胸中者當吐之不汗下而痞滿從其邪有高下故吐下之不同若經汗下而心下痞則以諸瀉心湯大抵痞與

結胸同是滿鞶但結胸則涌治豈仲景治痞亦在心脾二藏從火土之陰陽者歟各適其宜而治高者越之下者竭之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溫而行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鬱者開之結者解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虛則補實則瀉隨機應變以爲治東垣云夫痞者心下滿而不痛是也太陰者濕也主壅塞乃上來心下爲痞滿也傷寒下太早亦爲痞乃爲寒傷其榮榮者血也心主血邪入於本故爲心下痞悶

仲景立瀉心湯數方皆用黃連以瀉心下之土邪其效如響應桴故活人書云審知是痞先用桔梗枳殼湯非以此專治痞也蓋因先錯下必成痞證是邪氣將陷而欲過胸中故先用截散其邪氣使不至於痞先之一字早用之義也若已成痞而用之則失之晚矣不惟不能消痞而反損胸中之正氣則當以仲景痞藥治之經云察其邪氣所在而調治之正謂此也非止傷寒如此至於酒積雜病下之太過亦作痞傷蓋下

多亡陰，亡陰者謂脾胃水穀之陰亡也。故胸中之氣因虛下陷於心之分野，則致心下痞，宜升胃氣以血藥兼之。若全用氣藥導之，則其痞益甚甚，而復下之氣愈下降，必變爲中滿膨脹，皆非其治也。又有虛實之殊，如實痞大便閉者，厚朴枳實湯主之；虛痞大便利者，白芍陳皮湯主之。如飲食所傷痞悶者，當消導之，去其胸中窄塞，上逆冗冗，欲吐者，則吐之，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海藏云：治痞獨益中州脾土，以血藥。

治之其法無以加矣。傷寒痞者從血中來，雜病痞者亦從血中來，雖俱爲血證，然傷寒之證從外至內，從有形至無形，故無形氣證以苦泄之，有形血證以辛甘散之。中滿者勿食，甘不滿者復當食也。中滿者腹脹也，如自覺滿而外無腹脹之形，卽非中滿，乃不滿也，不滿者病也，當以甘治之可也。主方黃芪補中湯加柴胡升麻，緣天地不交爲痞，今以猪苓澤瀉，從九天之上而降，柴胡升麻從九地之下而升，則可以轉。

否而爲泰矣。無形氣證以苦泄之枳實黃連之類大消痞丸黃連消痞丸失笑丸有形血證以辛甘散之枳實理中丸人參湯半夏瀉心湯瀉傷寒五六日不論已下未下心下痞滿瀉心湯小柴胡湯加枳桔主之少陰而亦不利心下痞瀉心湯加減例易老單用瀉心湯用錢氏法後隨症加減煩者加山梔躁加香豉嘔加半夏滿加枳實厚朴腹痛加芍藥脉遲加附子下焦寒加乾薑大便硬加

大黃如用薑附先煎令熟使熟不襟後加黃連同用痞而頭目不清者以上清散主之胸中不利者悉利於表飲食傷脾痞悶輕者大消痞丸枳术丸回金丸之類甚者微下之吐之下之者檳榔丸煮黃丸吐之者二陳湯及瓜蒂散探吐之若酒積雜病下之大過亦作痞滿宜升提胃氣以血藥兼之濕者四肢困重小便短宜平胃和五苓以滲之鬱者越鞠丸熱則煩渴溺赤以苦寒泄之大消痞丸煎湯用黃連及

葛根升麻，發之便結卽利之。寒則中清以辛甘散之。
枳實理中丸搗脾湯加丁香，或丁沉透膈湯
戴復者以諸痞塞及噎膈乃是痰爲氣所激而
上氣又爲痰所隔而滯痰與氣搏不能流通並
宜用二陳湯加枳實砂仁木香，或木香流氣飲
入竹瀝薑汁服。因七氣所傷結滯成疾，痞塞
滿悶，至宜四七湯或導痰湯加木香半錢或下來
復丹。脾胃弱而轉運不調爲痞，宜四君子湯
於傷於勞倦者補中益氣湯太病後元氣未復而

病者外宜之。脉之右關多弦弦而遲者必心
下堅此肝木克脾土鬱結涎閉於藏府氣不舒
則痞木香順氣湯挾死血者多用牡丹皮江
西紅麴麥芽炒研香附童便製桔梗川通草穿山甲
番降香紅花山楂肉蘇木各錢許酒童便各一
鍤煎甚者加大黃臨服入韭汁桃仁泥此方一
應太怒之後作痞者皆可服。

胸痺 心下滿而不痛爲痞，心下滿而痛爲胸
痺，金匱方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

草湯主之橘枳薑湯主之 胸痺緩急者薏苡
仁附子散主之此二條不詳篇 支飲胸滿者枳朴大
黃湯主之不信 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
短氣寸口脉沉而遲關上小緊數者以栝薑薤
白酒湯主之 胸痺不得卧心痛徹背栝薑
薤白半夏湯主之 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
胸滿肠下逆捨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 人參
湯亦主之一味爪蕷取子熟炒連皮或煎或
丸最能蕩滌胸中垢膩

水脹總論

許學士云臍腹四股悉腫者爲水但腹脹四肢
不甚腫爲蠱蠱卽脹也然脹亦有頭面手足盡
腫者大抵先頭足腫後腹大者水也先腹大後
四肢腫者脹也 靈樞經五癃津液篇黃帝問
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
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
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
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予知其然也不知其

何由生願聞其道岐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留於膀胱則爲溺與氣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

溢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郵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於廻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水脹篇黃

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
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
新疎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歛陰股間寒足脛腫
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
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
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整整然不堅
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
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
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

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
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癰肉乃生其始
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
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
其候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
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
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
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
耶岐伯曰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別去其

血絡也

石水脉以下腫其脈沉

有生然後子百事而小盡帝曰顓頊支天而體
地又爾立日以目之無能制乎日望水
谷於子門子門閉塞無不當氣血當故不
其知也不應時則知前日以殊生子門生寒
人若病寒則之眼望逃之眼病則寒則之
生亦大吸氣眼脉以益火至其火成火生
因本而繕無而內榮其脉代張暴因火
始自日其反客然則火與寒皆脉病也

水腫

素問湯液醪醴論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
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
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
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柰何岐伯曰平治
於權衡去宛陳坐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
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膳五陽以布疋
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昇
釋云不從毫毛生者明其邪不自腠理入是水

從內而溢出於外者也。五藏陽以竭者爲由脾
胃虛弱。夫脾胃者土也。法天地生萬物。故水穀
入胃。清陽化氣。濁陰成味。五藏稟其氣。曰陽。稟
其味。曰精。卽經之謂。五陽者。胃脘之陽是也。氣
和精生。今不得真水。穀氣則無氣以生。不得真
五味。則無精以化。肺主氣。而魄藏焉。無氣則魄
獨居。腎爲陽故。動之經脉行。則脾胃之水穀得
以化。四藏亦得以真之。然後可以施治。其水在
表在上者。汙之在下。在裏者。分利之。夫如是此。

修川治正與評熱論陰虛者對待而言。也彼爲
腎之陰虛。不能敵夫所湊之陽。此爲胃之陽虛。
不能制夫溢水之陰也。仲景法。諸有水者。腰
以下腫。當利。小便。腰已上腫。當發汗。乃愈。防
己黃芪湯。防己茯苓湯。蒲灰散。小便利。
越婢湯。越婢加术湯。甘草麻黃湯。麻黃
附子湯。杏子湯。發汗。觀此可見仲景之法
一出於內經。後世治水腫方。有五皮散。香蘇散
中用薑橘紫蘇大腹皮。辛以散之。茯苓防己木

通桑皮淡以滲之是開鬼門潔淨府同用也
丹溪云因脾虛不能制水水漬妄行當以參术
補脾氣得實則自能健運自能升降運動其樞
機則水自行非五苓之行水也又云內經曰諸
氣膾鬱皆屬於肺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腹脹
大皆屬於熱是三者相因而爲病蓋濕者土之
氣土者火之子故濕每生於熱熱氣亦能自濕
者母氣感子濕之變也濕氣盛肺氣不行而膾
鬱矣故水腫病者脾失運化之職清濁混淆因

鬱而爲水脾土既病肺爲之子而肺亦虛榮衛
不布氣停水積凝聚濁液滲透經絡涌流谿谷
窒礙津液久久灌入隊道血亦化水矣凡治腫
皆宜以治濕爲主所挾不同故治法亦異更宜
清心經之火補養脾土火退則肺氣下降而水
道通脾土旺則運化行清濁分其清者復回而
爲氣爲血爲津液其敗濁之甚者在上爲汙在
下爲濁以漸而分消矣盧砥鏡治水腫類例以
肺金盛而生水水溢妄行氣息閉樞機壅而爲

腎必欲導腎以失去之豈理也哉夫肺者腎之母其氣清肅若果由肺盛生水則將奉行降令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而何病腫之有或問丹溪所論水病之源在於脾土盧氏論水宗於水熱篇陰盛水溢其源在於腎所起不同故治必異今如丹溪之論則內經非歟曰不然試用水熱篇三章之義繹之則晰然矣首章問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

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此以少陰經脈在上主腎行冬令至陰盛水氣化之常者而言也非是爲病之因也當時若遇邪傷則二藏之氣停而皆積水矣今盧氏不求其爲因所感之邪而致氣停水積乃輒以至陰盛水謂是藏氣有餘而生病者誤矣不然何乃次章復問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附腫附腫者聚水而生病也此承上章積水

之病故注文以腎主下焦膀胱爲府主其分注開竅二陰故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填滿故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閉則水積然而氣停水溢之義尚有可言者焉當是下焦之氣也何則靈樞本輸篇曰少陽者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決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府也宣明五氣篇下焦溢爲水注文以分注之所氣窒不寫則溢而爲水也又曰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蓄卽爲

脈以此觀之其下焦少陽之經氣當相火之化六氣中惟相火有其經無其府藏遊行於五者之間故曰少陽爲遊部其經脉之在上者布膻中散絡心包在下者出於委陽上絡膀胱豈非上佐天道之施化下佐地道之生發與乎厥陰爲未裏以行諸經之使者乎是故腎經受邪則下焦之火氣鬱矣火氣鬱則水精不得四布而水聚矣火鬱之久必發發則與衝脉之屬火者同逆而上蓋衝脉者十二經之海其上者出於

項頸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並少陽下足滲三
陰灌諸絡由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而爲喘呼
不得曰散聚於陰絡而爲腫腫隨五藏之虛者
入而聚之爲五藏之脹夫如是之病皆相火泛
濫其水而生病者也非相火則水不溢而上爲
積水之病如內經所謂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
石水少腹腫三陰結寒爲水腎肝并沉爲石水
之類是也又嘗推其腎氣不化之由多是四氣
相乘害之蓋胃是腎之勝藏或濕熱盛而傷之

或胃氣不足下陷而害之或心火太過下乘而
侮之或燥金斂澀之或風木搖撼之與夫勞役
色慾七情外感皆足以致腎氣之不足也夫胃
之關不惟因腎氣不化而後閉其胃之病者而
關亦自閉矣其水不待腎水而生所飲之水亦
自來矣蓋胃主中焦爲水穀之海胃氣和則升
降出納之氣行水穀各從其道而輸泄也胃氣
不和則出納之關皆不利故水穀之津液皆積
聚而變水也卽靈樞經脉篇曰胃所生病本腹

水腫膝臍腫痛津液篇曰五穀之津液因陰陽不和則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王叔和脉經曰脾常懷抱其子子肺金也子畏火傷下避水中木畏金乘下爲荆棘脾復畏木居一隅水遂上溢而爲脹也卽此諸論觀之所謂關門不利云云者蓋以二藏相因然而耳第三章問諸水皆生於腎乎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

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苦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爲附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觀是章所謂地氣上者指人形體皆稟地之陰以生者而言也腎居五藏之下是至陰主水以生津液是故津液在百體猶水在地中行五氣所化之五液悉屬於腎今因勞火迫於腎氣之液發出爲汗因逢風而玄府閉其汗與風相搏遂結於皮膚於是五氣所化新舊之液則皆類

聚而成水矣用是比例推之則腎氣之勞不止房事一端而已如夜行勞甚渡水跌仆持重遠行極怒驚恐之類豈無越出腎液於表亦得以逢於風者乎此聖人之言簡而意博舉一而可知十者也又按評熱篇曰有病腎風者面附雍然壅塞於言虛不當刺不當刺後五日其氣必至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

欬病名曰風水此腎虛不可妄治治之則陰愈虛而陽必湊之轉及五藏有是熱病狀也用此比類前後所敘諸水溢之病未有不因腎虛得之設不顧虛輒攻其水是重虛其陰也虛則諸邪可入而轉生病矣內經又謂肝腎脉并浮爲風水此尤見是陰虛之甚者也何則夫腎肝二藏同居下焦腎爲陰主離其脈沉肝爲陽主動其脈浮而陰道易之陽道易饒爲二藏俱有相火故也若相火所動不得其止動於腎者猶龍

火之於海故水附而龍起動於肝者猶雷火之出於地疾風暴發故水如波涌今水從風是以肝腎井浮也王注以爲風薄於下似若水風之邪世人莫知肝木內發之風也靈樞水脹篇有水脹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之病治膚脹鼓脹者先瀉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觀此膚脹與脹論篇謂榮氣循脈衛氣逆爲脉脹衛氣並脉循分肉爲膚脹二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此篇之

鼓脹亦與腹中論中之鼓脹同其病狀彼則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若飲食不節其病雖已當病氣復聚於腹也何與此篇治是二証皆先瀉其脹之血絡刺去其血而復調其經如是之不同何哉蓋彼以氣聚之病此以氣停與血相搏故血凝於絡氣凝於經而生水液爲脹故治不同也仲景云風水其脉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針經論疾診尺篇云視人之目窠上微腫如新疎起狀其頸脉動時按其手足上臂而不起者風膚脹也又仲景云太陰脉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竊反不痛身體

汗出，卽愈爲風木。風水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脉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惡風者，加附子一枚炮，續法風水身體浮腫發歇不定，主上風水毒氣偏身，皮節疼，痛上氣喘急，大腹皮散腫，指白皮散主之。
皮水其脉亦浮外，證附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又云渴而惡寒者，此是皮水益法，當風水惡寒，不渴，皮水不惡寒，而渴，假令皮水不渴，亦當發汗也。
皮水爲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動者，防已茯苓湯主之。
厥而皮水者，蒲灰

散主之。續法皮水身體面白，悉浮腫，木香丸主之。
正水其脉沉遲，外證自喘。
石水其脉自沉外證腹滿，不喘。大論腎肝并沉爲石水，并浮爲風水，四肢細瘦腹獨腫，大海蛤丸主之。
續法石水光緊急如鼓，大便澀，檳榔散主之。
黃汗其脉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腫。又云身腫而胞中壅，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治法見黃疸門。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术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水之爲病，其脉沉小屬少

陰浮者爲風無水虛脹者爲氣水其汗卽已脉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卧煩而躁其陰大腫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下腹中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肺水者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腎水者其腹大脅腫腰痛不得寐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黃瘦大便反堅諸病水者渴而不利小便數者皆不便

可發汗問曰病者若水面目四肢身體皆腫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脉何類師曰寸口脉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緊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白手足浮腫又與草廬丸下水當

時如小差，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欬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正，乃治欬，欬止，其喘自瘥。先治新病，病當在後。右仲景治水，諸方皆用脉病爲本，然後量輕重虛實，而施治，皆守聖經之法耳。柰何今世俗之醫因病者急求一時之効，以破氣去水爲功，不知過一二日，則病復至，而不可救者有二。以病人不善調攝，以醫悞投下藥之過竭其陰陽。

絕其胃氣，故多死。於是詳摘素靈金匱之言，而稍發明之。有志者當不厭其繁也。

腫病不一。或徧身腫，或四肢腫，面腫，脚腫，皆謂之水氣。然有陽水有陰水，並可先用五皮飲，或除濕湯加木瓜、腹皮各半錢，如未効，繼以四磨飲兼吞桂黃丸，仍用赤小豆粥佐之。徧身腫煩渴小便赤澀，大便多閉，此屬陽水，輕宜四磨飲，添磨生枳殼兼進，保和丸重，則疏鑿飲子利之，以通爲度。亦有雖煩渴而太便已利者，此

不可更利。宜用五苓散加木通大腹皮半錢，以通小便。徧身腫不煩渴，大便自調或溏泄，小便雖少而不赤澀，此屬陰水。宜實脾飲。小便多少如常，有時赤，有時不赤，至晚則微赤，却無澀滯者，亦屬陰也。不可遽補。木香流氣飲繼進復元丹。若大便不溏，氣息脹滿，宜四磨飲下黑錫丹。四肢腫謂之肢腫，宜五皮飲加薑黃木瓜各一錢，或四磨飲或用白朮三兩㕮咀，每服半兩水一盞半，大棗三枚拍破同煎至九分去渣。

溫服日三無時，名大棗湯。面獨腫蘇子降氣湯兼氣急者尤宜。或前熟去滓，後更磨沉香丁呴，有一身之間唯面與雙脚浮腫耳。則面甚晚，則脚甚。經云面腫爲風，脚腫爲水。乃風濕所致，須問其大小腑通閉，別其陰陽二症。前後用藥惟除濕湯加木瓜腹皮白芷各半錢可通用，或以蘇子降氣湯除濕湯各半貼前之。羅謙甫導滯通經湯治面自手足浮腫，感濕而腫者，其身雖腫而自腰下至脚，尤重，腿脹滿尤甚。

於身氣或急或不急大便或溏或不溏但宜通利小便爲准以五苓散吞木瓜丸內犯牽牛亦不可輕服間進除濕湯加木瓜腹皮各半錢炒來菔子七分半因氣而腫者其脉沉伏或腹脹或喘急宜分氣香蘇飲飲食所傷而腫或胸滿或噯氣宜消導寬中湯不服水土而腫者胃苓湯加味五皮湯有患生瘡用乾瘡藥太早致偏身腫宜消風敗毒散若大便不通升麻和氣飲若大便如常或自利當導其氣自小便出宜五

皮飲和生料五苓散腹若腫只在下宜除濕湯和生料五苓散加木瓜如澤瀉之數已上數條爲有餘之證太病後浮腫此係脾虛宜加味六君子湯白朮三錢人參黃芪各一錢半白茯苓二錢陳皮半夏麴芍藥木瓜各一錢炙甘草大腹皮木瓜各五分薑棗煎服小便不利間入五苓散有脾肺虛弱不能通調水道者宜用補中益氣湯補脾肺六味丸補腎有心火剋肺金不能生腎水以致小便不利而成水證

者用大參平肺散以治肺滋陰丸以滋小便。若腎經陰虧虛火燦肺金而小便不生者用六味地黃丸以補腎水用補中益氣湯以培脾土。肺脾腎之氣交通則水穀自然转化。一經既虛漸成水脹又誤用行氣分利之藥以致小便不足。喘急痰盛已成蠱證宜加減金匱腎氣丸主之。已上數條爲不足之證。不足者正氣不足有餘者邪氣有餘凡邪之所湊必正氣虛也。故以治不足之法治有餘則可以治有餘之法。

治不足則不可。潔古法如水腫因氣爲腫者加橘皮。因濕爲腫者煎防己黃芪湯調五苓散。因熱爲腫者八正散。如以熱燥於肺爲腫者乃絕水之源也當清肺除燥水自生。於梔子豉湯中加黃芩。如熱在下焦陰消使氣不得化者當益陰而陽氣自化。黃芩內加黃連是也。如水脹之病當開鬼門。潔淨府也白茯苓湯主之。白茯苓湯能變水。白茯苓澤瀉各二兩郁李仁五錢水一碗煎至一半生薑自然

汁入藥常服無時從少至多服五七日後覺腹
下再腫洽以白朮散白朮澤瀉各半兩爲末煎
服三錢或丸亦可煎茯苓湯下三十丸以黃芪
芍藥建中湯之類調養之平復後忌房室猪魚
鹽麴等物香薷熬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丸
日二漸增以小便利爲度冬瓜不限多少任
喫鯉魚一頭重一斤已上者煮熟取汁和冬
瓜葱白作羹食之青頭鴨或白鴨治如食法
細切和米并五味煮熟作粥食之宜空腹等進

何栢齋學士云造化之機水火而已宜平不
宜偏宜交不宜分水爲濕爲寒火爲燥爲熱火
性炎上水性潤下故火宜在下水宜在上則易
交也交則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不交之極則
分離而死矣消渴證不交而火偏盛也水氣證
不交而水偏盛也制其偏而使之交則治之之
法也小火不能化大水故必先瀉其水後補其
火開鬼門瀉在表在上之水也潔淨府瀉在裏
在下之水也水勢既減然後用暖藥以補元氣

使水火交則用藥之次第也又云盧氏以水腫
隸肝腎胃而不及脾丹溪非之似矣然實則皆
非也蓋造化生物天地水火而已矣主之者天
也成之者地也故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至於
天地交合變化之用則水火二氣也天運水火
之氣於地之中則物生矣然水火不可偏盛太
旱物不生火偏盛也大澇物亦不生水偏盛也
水火和平則物生矣此自然之理也人之藏府
以脾胃爲主蓋飲食皆入於胃而運以脾胃也

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與否實由於水火二氣
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則脾胃燥水盛則脾胃濕
皆不能化物乃生諸病水腫之證蓋水盛而火
不能化也火衰則不能化水故水之入於脾胃
者皆滲入血脈骨肉血亦化水肉發腫脹皆自
然之理也導去其水使水氣少減復補其火使
二氣平和則病去矣丹溪謂脾失運化由肝木
侮脾乃欲清心經之火使肺金得令以制肝木
則脾土全運化之職水自順道乃不爲腫其詞

迂而不切故書此辨之按何公雖於醫學未
精其論水火則醫書所未發是可存也故附著
於此

診 目窠微腫如卧蠶之狀曰水 足脛腫曰
水 頸脉動喘疾效曰水 痘下利後渴飲水
小便不利腹滿因腫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
及汗出者自當愈 跌陽脉當伏今反數本旨
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寸口
脈浮而遲浮脉則熱遲脉則潛熱潛相搏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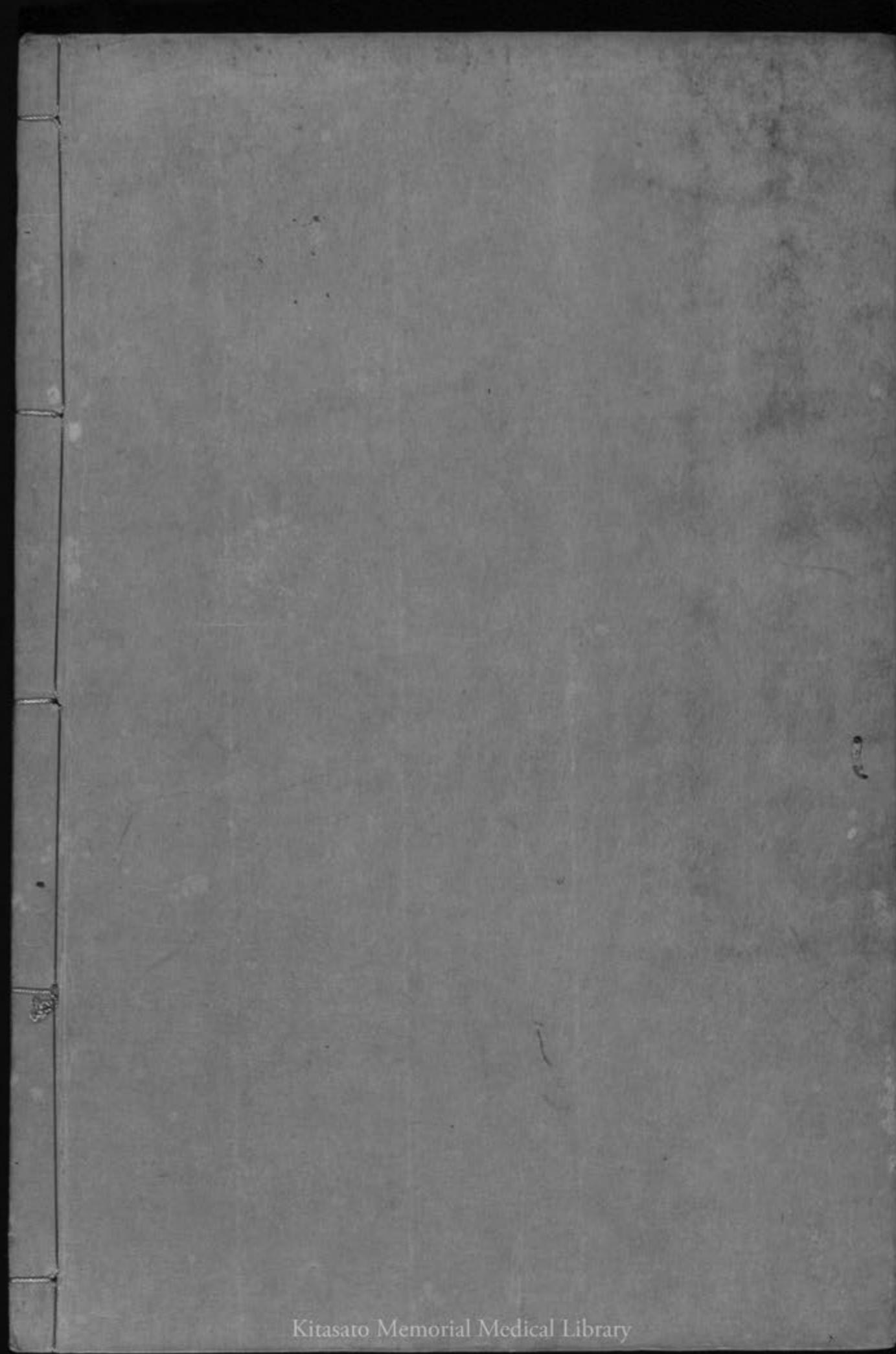
沉趺陽脉浮而數浮脉則熱數脉則止熱止相
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脉虛伏則
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則爲水矣 脉得
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脉出者死三因
抵浮脉帶數即是虛寒潛止於其間久
必沉伏沉伏則陽虛陰實爲水必矣固瘍然
浮腫疼痛其色焰黑多汗惡風者屬腎風 陽
水兼陽證脉必沉數 陰水兼陰證脉必沉遲
沉而滑爲風水 浮而遲弦而緊皆爲腫
水病脉洪大者可治微細者不可治又云浮大
輕者生沉

細虛小者死又云
實者生虛者死

辰黓則傷肝缺盆平則

傷心臍出則傷脾足心平則傷腎背平

則傷肺凡此五傷必不可治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